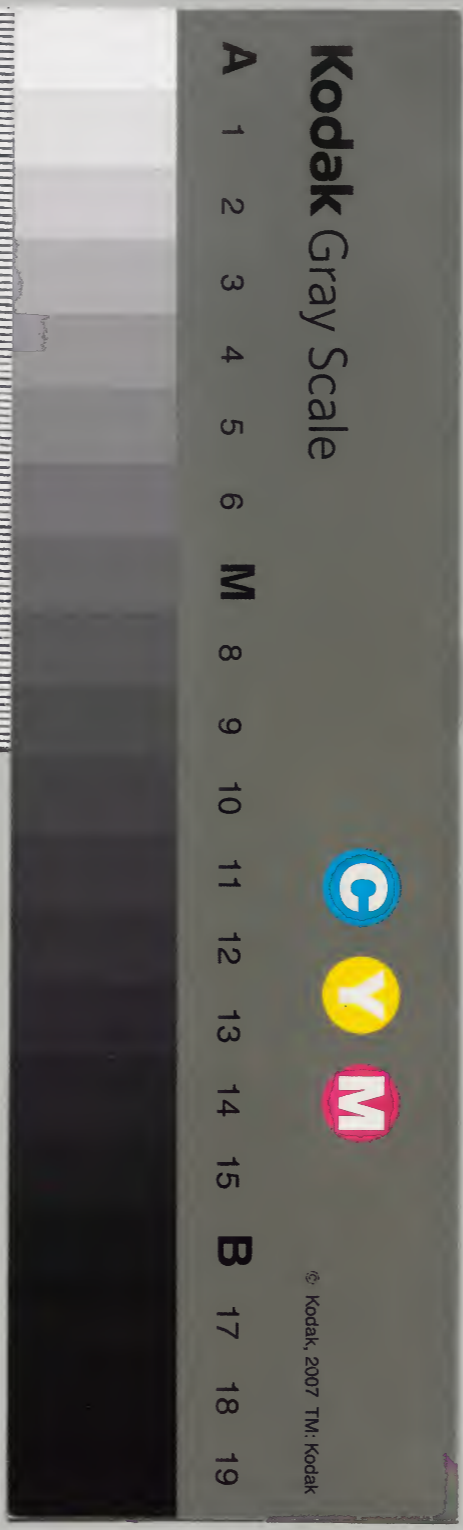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四	三	一	漢
一	二	一	
一	六	五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315
冊數	126	( 8 )
函號	276	2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尚書註疏卷第七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一傳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臣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曰傳

夏啓嗣禹位伐有扈

之罪。啓禹子嗣禹為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

夏同姓馬云姒姓之一國為無道者案京兆鄠縣

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

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車旅曰誓會同曰誥

啓與至甘誓。正義曰夏土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

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

萬曆十五年刊

尚書卷七



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也之史敘其事作甘誓○傳  
夏啓至之罪○正義曰天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  
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  
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  
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  
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友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  
嗣立故不服也

### 甘誓傳

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

**疏**曰甘誓○正義曰發首二句

敘其誓之由其王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  
云約信曰誓將與戰悉其損敗與將士設約  
示賞罰之信也將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  
而號令齊百官亦明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  
則掌百官之誓戒則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  
禮也明堂云所謂合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  
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屬  
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諸誥誓俱是號令之辭

意小異耳○傳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地理志  
扶風郿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郿扈音同未  
知何故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  
啓戰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  
南郊地名計啓西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  
人或當知其處也於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  
誓收誓費誓皆取言地名湯誓舉其王號泰  
誓不言武誓者皆又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  
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名秦誓自悔而  
誓非為戰誓自約共心故舉其國名

###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傳

天丁六軍其將皆命卿○將子

匠反

### 王曰嗟六事之人傳

各有軍士故曰六事

### 予誓告汝

###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二正傳

五行之德王者相承

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所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



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侮亡甫反

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臥反天用勦絕其命傳正如字徐音

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初子六反玉篇子小反今予

惟恭行天之罰傳恭奉也言欲截絕之○罰音伐左不攻

于左汝不恭命傳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傳六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

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傳御以正馬為政

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御魚慮反用命賞于祖傳天子

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

弗用命戮于社傳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

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

嚴社之義○戮音六北如字予則孥戮汝傳孥子也

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孥音奴疏大戰

汝○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

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

嗟重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

我設要誓之言以勅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

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

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

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

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二

三



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  
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  
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  
傳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  
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  
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  
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  
大戰○傳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  
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  
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  
徧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  
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摠呼之辭○傳五行至  
亂常○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  
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大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  
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  
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  
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  
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

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什親而不恭天子廢  
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  
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  
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為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  
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後行此知怠惰  
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  
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  
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天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  
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特親而不恭也  
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  
姓則為啓之兄弟知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為  
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賜揚  
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  
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為夏之  
同姓○傳用其至滅之○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  
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  
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



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為截也。○傳左車至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堂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

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摠解之。○傳天子至不專。○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代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分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敘諸勳乃至太祖賞耳。○傳孝子至恥累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孝對妻別文是孝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孝戮汝傳曰去之



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太康失邦

傳

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

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傳太康五

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五

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于疏太康至之

馬云止也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疏歌○正義

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

矢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

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

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卽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

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傳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

昆故云太

康之五弟

### 五子之歌

傳

啓之五子因以名篇

疏五子之歌○正義曰史述

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

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

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

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

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傳啓

之至名篇○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

啓之五子太康之弟敘怨作歌不言五弟而

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

傳

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

本又作儻豫本

又作忤音同

滅厥德黎民咸貳

傳君喪其德則衆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



民皆二心矣。○黎力兮反。乃盤遊無度。傳盤樂遊逸。

無法度。○盤步干反。本或作槃。度如字。樂如字。攷于有洛之表十句弗

反。傳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

○攷音田。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傳有窮國名。羿諸

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羿五計反。徐

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傳御侍也。言從攷。○從如字。

反。非。奚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傳待太康怨其父攷失國。

○攷胡。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傳述循也。歌以敘怨。

太康至作歌。○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

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為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

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攷獵於洛水

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

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

之時。其第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攷于洛南。五

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

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已怨之志也。

其弟侍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

以與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

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

作文之勢。當然也。○傳尸主也。○正義曰。釋詁文。○

也。有窮至廢之。○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



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舜名爲何也夏  
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  
康耳舜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敘怨○正  
義曰述循釋詰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  
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太禹之戒也其三  
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  
怨太康非爲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  
因卽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摠之

訓民可近不可下傳 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  
之下謂失分○近附近之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 言  
人君當固民以安國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傳 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傳 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三

又息暫反 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傳 十萬  
見賢遍反 曰億十億曰兆言多 慄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

危懼甚○慄力甚反朽許久 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傳  
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 疏 其一至不敬

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  
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  
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觀天下  
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  
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爲人所怨  
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  
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  
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慄慄乎危懼若腐索之  
馭六馬索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爲  
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



皇君至失分。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  
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  
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  
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  
畏敬下民也。傳言：能至衆心。正義曰：我視愚夫  
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  
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傳三失至其微。正義  
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  
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傳十萬  
至懼甚。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  
懷懷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  
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  
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  
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  
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  
圍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  
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

傳

作為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

獸

疏

傳作為至鳥獸。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昭元年

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

鳥獸並取，故以禽為鳥獸也。

甘酒嗜音峻字彫牆

傳 甘嗜無厭足

峻高大彫飾畫。

甘一音戶，反嗜市志，反峻思後反，牆慈羊反，厭於鹽反，又於豔反。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傳

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

有一必亡，况兼有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疏

傳陶唐至四方，正義曰：世本

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



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至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傳言失堯之道亂其

法制自致滅亡○底之履反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

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傳君萬國為天子典誥經籍則

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貽以之反關石和鈞王府

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傳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

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

亡○覆芳服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之德

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為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傳金鐵至取亡○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綿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慈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

萬曆十五年刊



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是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  
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  
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  
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  
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  
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  
入金不從革之條費  
顧之義亦得通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  
曷何也言思而悲  
割反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悒

**傳**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怙悒心慙慙愧於仁人

賢士○鬱音蔚陶音桃鬱陶憂思也怙女弗慎厥德  
六反悒女姬反徐乃穆反思息嗣反

**雖悔可追**  
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

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雖如字  
其五至可追

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  
悲太康為惡事徧天下萬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  
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  
內情怙悒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  
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  
至此為深皆是羿距時事也○仇怨至國乎○正  
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羿距於河  
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傳**鬱陶至賢士○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  
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  
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  
故以顏厚為色愧悒悒羞不能言心意之狀外人不  
足以知得失故慙  
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萬曆十五年 刑



夏書

義和泗淫廢時亂日

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酒於酒過

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酒徐音緬面善反

差初賣反又初佳反

之作亂征

亂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亂征

奉辭伐罪曰征

義和至亂征正義曰

時之官今乃沈酒於酒過差非度廢天地亂甲乙不以所掌為意亂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敘其事作亂征也義氏至甲乙正義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義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於夏商是曰唐虞至三代世職不

惟仲康肇位四海

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為大

胤侯命掌六師

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為大

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

舍其職官還其私

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

音捨

胤后承王命徂征

徂

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

音捨

胤后承王命徂征正義曰



亂國之侯受王命為大司馬掌六師於是有義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亂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傳羿廢至天子○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得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太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為一代太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泥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泥復夏政計羿泥相承向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泥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傳誓勅之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傳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

**有常憲**傳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

**百官修輔厥**

**后惟明明**傳修職輔君君臣俱明

**每歲孟春道人以**

**木鐸徇于路**傳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

**振文教**傳道在由友鐸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傳

**官衆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

**失常**傳藝本又作執更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傳言百

**官廢職服大刑**疏告于至常刑○正義曰亂侯將征

**有之衆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為世之明證可以定**

**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

**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

**則君臣俱明惟為明君明臣言臣當謹慎以畏天臣**



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夫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適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傳徵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盾藥卻為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為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為安也聖人將為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為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傳言君至常法○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生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眾臣○傳道人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宜令之事故言宜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燕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宜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道人不知其意蓋訓遺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

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古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傳官眾至失常○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眾謂眾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已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傳言百至大刑○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眾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惟時

**義和顛覆厥德**

傳

顛覆言反倒將陳義和所犯故元

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覆芳服反

倒丁老友

**沈亂于酒畔官**

**離次**

傳

沈謂辭莫失次位也○離如字又力智反

莫莫定反又亡下反



擾大紀還棄厥司傳

做始擾亂還寢也紀謂時日司

所主也○做本又作併亦作叔

同尺六反擾而小反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于房傳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

食可知

警奏鼓晉夫馳庶人走傳

凡日食天子伐鼓

於社責上公警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高夫主幣之

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音

馳車馬曰馳走

義和尸厥官罔聞知傳

生其官而無

步曰走供音恭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

昏迷于天象以于先

王之誅傳

聞錯天象言昏亂之甚于犯也

政典曰先

時者殺無赦傳

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大卿

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茲望晦朔先天

時則罪死無赦○先悉薦反又如字註先時

不及時

者殺無赦傳

先天同故亦作赦治直吏反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

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後胡

惟時至無赦○

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為大罪惟是義和顛倒其奉上

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

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

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

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警夫

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

此義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義和昏



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  
 王為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為曆之法節氣先天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全殺况乎  
 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况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  
 也○傳顛覆至之誅○正義曰顛覆言反側謂人反  
 倒也人當豎立今乃反側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  
 人之反側然言臣以事君為德故言顛覆厥德胤侯  
 將陳義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  
 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况叛官離次為大罪乎○  
傳沈謂至次位○正義曰及水謂之沈沈大醉冥然無  
 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為沈○傳傲如至所主○  
 正義曰傲始退遠皆釋詁又擾謂煩亂故為亂也洪  
 範五紀五曰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曆  
 日此時日之事是義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  
 至可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  
 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  
 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  
 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

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為辰一  
 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  
 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  
 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  
 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  
 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  
 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  
 于大火之次房星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  
 知不然者以集是上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  
 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  
 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  
 以知之非能舉日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  
 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傳凡日至百役○正  
 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  
 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  
 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  
 氣也君南嚮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  
 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為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



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  
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  
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  
樂警為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  
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  
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  
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在二  
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  
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  
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  
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  
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  
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  
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  
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  
知為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會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  
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  
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

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在矢救月以恆  
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  
戌朔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  
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得文惟夏四  
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  
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傳政典至無  
救○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  
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為政之典籍也周禮大宰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  
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  
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  
茲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  
日有餘分為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  
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  
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  
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  
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



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  
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  
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  
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  
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曆乃以癸亥為朔是  
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  
卽是不及是也其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傳將行  
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涵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衆

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傳以天子威命

督其士衆使用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傳山春曰岡

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崐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傳逸過也天子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

火之害土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傳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

王師者皆無治殲子廉反魁若罔反舊染汙俗咸

與惟新傳言其餘人又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

一無所問汙烏故反汙辱之汙又音嗚呼威克厥

愛允濟傳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威

允罔功傳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其爾衆士懋

戒哉傳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殲懋音茂疏今予

哉○正義曰義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衆  
奉王命行天罰汝等衆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



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  
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  
焚燒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  
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  
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汙穢之  
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  
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  
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  
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  
必殺其汝眾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  
也○傳將行至子弟○正義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  
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  
殺淫而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  
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  
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傳山脊至善玉  
○正義曰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  
崑山出玉言火遷害玉喻誅惡善也○傳逸過至  
於火○正義曰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為過也

天子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此淫  
而害良善故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  
玉猛火為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  
傳殲滅至無治○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  
眾之盡也眾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  
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史傳因  
此謂賊之首領為  
渠帥本原出於此

###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傳十四世凡入徙國都○契息列  
反殷之始

祖八遷之書  
史唯見四

###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傳契父帝嚳都亳

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

○亳旁各反徐扶  
各反嚳苦毒反

### 帝告釐沃

傳

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

○告工毒反  
釐力之反沃

徐烏酷反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  
馬鄭之徒以為商書兩義並通

疏自契至釐沃○  
正義曰自此已



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  
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  
以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  
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  
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  
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十四至國都○正義  
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  
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  
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  
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  
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  
卒子壬立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  
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  
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  
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  
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  
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  
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桑

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  
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  
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  
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  
為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土是湯將  
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  
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傳契父至  
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  
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  
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文  
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  
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  
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  
上皇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  
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  
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  
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  
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



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贊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入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傳告來至皆亡○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譽也

**湯征諸侯**

**傳**

為夏方伯得專征伐

**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傳** 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

湯始伐之伐始於葛○**疏** 葛國至於葛○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

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主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

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無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黍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作湯征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伊尹去亳適夏**

**傳**

伊尹字氏湯進於桀

**疏**

伊尹至於

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及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



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傳醜使之為反閭也與此說殊傳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傳又反入自北門乃遇汝

鳩汝方傳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疏鳩傳

方至曰遇傳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傳不期而會曰遇傳隱八年穀梁傳文也傳作汝鳩汝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傳二篇皆亡

尚書註疏卷第七

尚書註疏卷第八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儒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勅重較刊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修

湯誓第一釋文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傳

不意而在河曲之南傳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為諡或為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諡逝之然不在諡法故無闡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

萬曆十五年刊

尚書卷八



豈復非諡乎亦不在諡法故疑焉遂與桀戰于鳴

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而音而**條之野**傳地在安邑之西桀逆在湯

普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

與之伐桀升道從而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將戰而誓戒士東史敘其事作湯誓○傳桀都至

之南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

其篇次自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

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

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後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

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

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

為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

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

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

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

而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

往今乃升道從而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而當是山

阜之地歷險迂路為出不意故也而在河曲之南蓋

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而向北渡河乃東

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

之野而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

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

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八



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作南夷乎謚言是也

**湯誓**傳

戒誓湯士眾

**疏**

湯誓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

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傳

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

號湯稱王則此桀於一夫

○格庚

**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傳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

○台以之反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

**穡事而割正夏**傳

汝汝有眾我后桀也正改也言奪

民農功而為割割之故○恤音恤反予惟聞汝眾言

○傳不憂我眾之言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傳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傳

今汝

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復扶

**夏王率遏**

**眾力率割夏邑**傳

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

眾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遏

反徐音謁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八

三



傳 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此桀於日曰是日

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喪息浪反夏

德若茲今朕必往傳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

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傳賚與也汝庶幾輔

成我我大與汝爵賞傳罰音伐賚力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傳食盡其言偽不實爾不從誓言傳不用命予

則孥戮汝罔有攸救傳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疏王曰

赦○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奉汝

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夏  
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  
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  
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若夏桀不憂  
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爲割  
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比既有  
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  
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  
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竭絕  
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  
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  
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君其可  
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  
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  
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  
終不食盡其言爲虛爲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  
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  
法也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傳莫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四

一



始至一夫。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為號。若取商丘為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為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為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邰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後隨遷易名，公劉為豳，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三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始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眾人守常之意也。傳今沙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眾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賦重。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禱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土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眾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眾下至喪桀。正義曰：上既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眾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五



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也○傳古之至勿犯○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鄭意以為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為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眾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槩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或如眾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傳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

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

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社后土之神禪時

戰及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及正音征又作夏社疑至音正句音鈞句龍共工之子為后土

**臣扈**

傳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扈音戶疏湯既至臣扈○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

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為夏社疑

至臣扈三篇皆亡○傳湯承至而止○正義曰傳解

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

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

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

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

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



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棄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社即令廢社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遂桀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早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泥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與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為言也若商革夏命倫七年祀社左傳亦不得斷為自夏已上祀社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

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稷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社稷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句龍也○傳言夏至皆亡○正義曰疑至與臣苞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傳 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績

反從才

遂伐三朥俘厥寶玉

傳 三朥國名桀走保之

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

災故取而寶之○朥子公反俘音孚疏傳三朥至寶行戶剛反一音如字之○正義曰



湯伐三朧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  
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  
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乃  
東南涉河往奔三朧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  
釋詰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朧取其寶玉取其  
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  
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  
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  
**誼伯**  
**仲伯作典寶**  
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誼本  
或作義

###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自三朧而還大坰地名○夏爽

故螢反徐欽螢  
反又古螢反

### 仲虺作誥

為湯左相奚仲之後○

許鬼反誥故報反相  
息亮反奚茲雞反

**疏** 湯歸至作誥○正義曰湯歸

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  
三朧故傳言自三朧而還不言歸自三朧而言歸自  
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  
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朧耳大坰地名未  
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  
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  
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 為湯至之後  
○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君薛以為  
夏車正仲虺居薛以  
為湯左相是其事也

### 仲虺之誥

**傳** 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

**疏** 仲虺之誥○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之

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  
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說



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誥召誥之類一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問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或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稱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

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湯伐桀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

也謚曰子思來世以台為口實

傳思來世論道我放天

乎常不去口

仲虺乃作誥

傳陳義誥湯可無慙

曰嗚

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傳民無君主則恣情欲

必致禍亂

惟天生聰明時又

傳言天生聰明是治民

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傳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

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纘禹舊服

傳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

法正禹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

○纘子管反應應對之應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傳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

而已無所慙

疏

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

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傳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

大罪○矯居表反誣音無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天

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眾言為主也○臧作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傳簡略

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

有徒眾無道之世所常○繁音煩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

有莠若粟之有秕傳

始我商家國於夏世苗見剪除

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莠羊九反秕悲里反徐甫里

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

之德言足聽聞傳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

期況也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

自然理○惡鳥路反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傳邇近也

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近附近之近行亦蓋反



**疏**夏王至厥師。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為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式用爽明也。○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為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也。明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傳**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入之言。

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克寬**

**克仁彰信兆民****傳**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疏**德

至不吝。○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三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為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

言惟如已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吝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取非已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為此行，尚為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而**征北狄怨****傳**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大

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

矣。○仇音求。**曰奚獨後予****傳**怨者辭也。彼徂之民室

**冢相慶曰**，篋予后，后來其蘇。**傳**湯所往之民，皆言曰

待我君來，其可蘇息。○篋，胡啓反。蘇，字亦作蘇。民之戴商，厥惟舊



哉傳

舊謂初征自葛時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傳

賢則

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

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傳

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

亡形則侮之言正義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傳

有仁道

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

盛○推土

疏

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邦詭

雷反

已過之事亂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

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爲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爲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

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

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亳人乃報之非亳

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

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傳賢則至

之道○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

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

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

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

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

傳弱則至正義○正義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

爲亂國滅爲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爲已

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

取侮是此欲忝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享來服則制

爲已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

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

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

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也○傳陳此者意亦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八

三



亦在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傳日新不

懈怠自滿志盈溢傳懈工疏德日至乃離正義曰

脩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

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

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

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傳

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

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

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

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王懋

高祖稟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傳

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裕

足之道示後世中如字中或作予聞曰能自得師

忘非裕徐以樹反

者王傳求賢聖而事之王徐于況謂人莫已若者

亡傳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傳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好呼嗚呼

報反

慎厥終惟其始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

其始鮮息殖有禮覆昏暴傳有禮者封殖之昏暴

茂反

者覆亡之覆芳服反暴蒲欽崇天道未保天命傳

報反字或作謹

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八

三



商書

湯既黜夏命

黜退也退其王命

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誥

以伐桀大義告天下

疏湯既至湯誥○正

義曰湯既黜夏王

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散次仲虺之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誥告萬方

誥大也以天命大義

告萬方之衆人○誥音但  
疏王歸自克夏○正義曰  
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誥告萬方誥大釋誥文與前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

誥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天子自

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皇

大上帝天也衷善也

疏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

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

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傳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

道教則惟爲君之道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

方百姓

傳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

百官言殘酷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

傳罹

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罹力之反荼亦作羅洛何反荼音徒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八

古



**疏**弗忍荼毒○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蠶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先

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冤紆元反天道福善禍淫降

災于夏以彰厥罪傳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

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譴遣戰反肆

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傳行天威謂誅之○台音怡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傳明告天

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牡茂疏敢用玄牡○

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

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云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

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

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

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

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

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

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

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摠告五方之帝莫適

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韋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

**請命**傳韋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故桀除民之穢是

請命○事允禱反述也戮舊音太又力彫反疏遂也

至請命○正義曰事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遂遂為

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

書疏卷八

書疏卷八

五



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壽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者也桀為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為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傳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

屏天命弗僭若草木兆民允殖傳僭差貴節也言

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

華民信樂生○僭子念反忒也劉劭林反貢彼國天

至允殖○正義曰桀以大罪身既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貴飾易序

也卦文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傳言天使我輯安汝國

家國諸侯家卿大夫也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傳此伐

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眾心○戾力疏此伐

○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

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

桀上應天心中符人事本實無罪而慄慄危懼若將

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眾心慄慄危懼之甚○慄音

隕于深淵傳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慄音

敏反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淫傳戒諸侯與之更

始彝常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彝徐音夷他乃

反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傳守其常法承天美道爾有



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鄭玄注論其爾萬方有

罪在予一人。傳自責化不至

方。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終。傳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忱

咎單作明居傳咎單臣名王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

篇亡。單音善。疏咎單作明居。正義曰百篇之序

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 伊訓第四

####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傳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

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

后。傳凡三篇其二亡。疏成湯至徂后。正義曰成湯

以太甲成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傳太甲至元年。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



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爲元年也周法以踰  
年卽位知此卽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  
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  
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卽位二者皆當以正月  
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  
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  
湯崩之年太甲卽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  
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  
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  
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  
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設本  
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  
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  
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  
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旣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  
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  
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傳

作訓以敘道太甲

伊尹訓導太甲

此湯崩踰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

太甲卽位奠殯而告○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

年唐虞曰載尹祠音辭祭也

疏惟元祀○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  
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  
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爲在位文皆述在  
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爲奠虞  
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卽是初喪之  
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子所言先王惟有  
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  
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  
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  
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爲奠耳○傳此湯至  
而告○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  
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二月湯崩此祠  
 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  
 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  
 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  
 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  
 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土位告殯為  
 喪于也 奉嗣王祇見厥祖 居位主喪 賢 侯甸羣  
 也 后咸在 在位次 甸徒 百官總已 以聽冢宰 伊  
 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 音總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  
 成德以訓于王 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 疏 湯有  
 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  
 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  
 焉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先君

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 少詩照

反禳如 疏 傳先君至禳災 正義曰有夏先君摠指

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魯語云

行能師禹者也行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

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 暨鳥獸魚鼈咸若 雖微物皆

順之 明其餘無不順 暨具器反 山川至咸若 正義曰山川鬼

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

萬曆十五年

書經卷一

卷一



手于我，有命。

傳

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

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傳

造，造也。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亳，旁

各反。徐

扶各。疏：于其至自亳，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

反。疏：若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

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

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

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惟

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傳

言湯布明

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

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傳

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

欲其慎始。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

傳 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治四海。

○長竹。疏：立愛至四海。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

丈反。疏：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

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

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

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

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

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

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今緣

親以及疎，此分敬屬。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

弗，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

先民時若。

傳

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

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弗扶。

疏：先民時若。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



古賢人也曾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居上克明言理恕疏上

克明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為下克忠事上傳

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

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傳

不及恐有過疏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勅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

人不恃長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傳言湯操心常

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操七曹反又七報

爾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哲本又作制官刑儆于有位

反敷小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傳

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儆居曰敢有極

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傳

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音無樂音洛○酣戶甘反巫

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傳

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徐辭荀反畋○殉辭俊反

音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徐辭荀反畋傳

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

一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千萬○遠

反注同者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扶至反稚直利反鬻魚巾反

萬曆十五年刊

言部卷八

三



有一于身家必喪

傳 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

道○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反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頰涅

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爭之爭

鑿在洛反頰魚白反疏曰政有至蒙士○正義曰此

淫乃結反隸郎計反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

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

貨也色也遊也政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政

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

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

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節節

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為遊

政是謂淫過之風俗也悔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

諫疎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

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

有一於身者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

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

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

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常舞至無

政○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三



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葵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傳邦君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頰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字直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傳言當敬身念祖德也

**謨洋洋嘉言孔彰**傳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洋洋音羊徐音

**明可法也**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傳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傳修德無小則天下資慶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傳苟為不德無大言

**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此伊尹至忠之訓

**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

**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傳苟

**為至之訓**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

**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

**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

**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

**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

**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

書疏卷一

書疏卷一

三



成人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  
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  
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  
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肆命傳

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徂后傳

陳往亡明君以戒亡

###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傳

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

放諸桐傳

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

○朝直

三年

復歸于亳思庸傳

念常道

伊尹作太甲三篇傳

太甲

篇○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  
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  
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  
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  
事○傳不用至之禮○正義曰此序歷言其事以揔三篇  
也○傳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  
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傳湯  
葬至曰放○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  
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  
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  
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  
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  
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  
冢宰猶尚諾稟此則  
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傳

戒太甲故以名篇

○疏○傳戒太甲故以名篇  
○正義曰盤庚仲丁



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  
與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爲名有異  
且伊訓肆命祖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  
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  
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傳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倚

於綺疏惟嗣至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  
反疏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  
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  
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  
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祖后其餘忠規  
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  
爲作書發端故言此爲目也傳阿倚至之訓○正  
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  
故衡爲乎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文亦云  
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乎故以爲官名伊尹

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傳顧謂

常目在之諛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顧音  
故諛音

是說文理也疏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  
祇巨支反疏還視也諛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

爲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  
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

天下地之神祇也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傳肅嚴也言能嚴敬

鬼神而遠之○遠于傳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傳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監

反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傳伊尹言能助其君君

業天下之衆○辟必亦反疏惟尹躬○正義曰孫武  
徐甫亦反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



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  
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  
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  
肆嗣王丕承基緒傳  
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  
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

宜念祖修德傳○丕普悲哀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  
徐甫眉反

周有終相亦惟終傳 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  
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先見並  
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相亦罔終傳 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  
業以取亡○相悉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

祖傳 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

為君不君則辱其祖  
王惟庸罔念聞傳 言太甲守常

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

坐以待旦傳 奕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  
坐以待旦而行之○昧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傳 旁非

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成○俊本亦作  
厥命以自覆傳 越墜失也無矢亡祖命而不勤德以  
駿迪大歷反無越

自顛覆○越于月反本又作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傳  
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

則釋傳 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脩



德夙夜思之明且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

○省息并反括故活反度如  
宇虞度待吝反中竹仲反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

惟朕以懌萬世

有辭

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嘆美無窮

窮

○懌伊尹至有辭○正義曰伊尹作言以告天

音亦

疏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

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

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

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

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

約之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為長世之

謀謀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

人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是

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

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且行之則無不當矣

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

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

美無窮也○爽顯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

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

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

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

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

傳旁非至訓戒○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

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

道也○傳機弩至則中○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

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

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

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

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

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

○輕遣

萬曆十五年刊

書元卷八

三



傳未能至不已。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止。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不止，冀其終從已也。

**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傳 狎近也。經營桐

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俾，必爾反。後篇同。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疏：伊尹至

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定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

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狎，近也。近，至怪之。○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王祖桐宮居憂，傳：往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既不入桐宮，居憂位。疏：往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既不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克終允德，傳：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傳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六月三年服闋○闋苦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冠也踰月即吉服○冕音免疏曰周制君薨之年屬

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

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

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

再暮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

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

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夫名

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嚶而祭大雅云常服

黼嚶嚶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

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嚶而祭周人

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

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

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

禫之制則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暮而小祥又暮而大

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

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王肅云

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

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闋一月云

穴反

音免

疏

曰周制君薨之年屬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

之休

世無窮之美○疆居

德自底不類

德故自致不善○底之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

禹曆十五年別

書疏卷八

三九



躬傳

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

於其身傳○敗必邁反徐甫邁反疏傳速召至其身○

縱子用反疾郎計反疏正義曰釋言云速

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

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

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傳孽災追逃也言天災可避

自作災不可逃疏孽魚列反傳孽災至可逃○疏

妖孽皆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儿草物之類謂之妖妖

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

則異物生謂之管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

名故為災也追逃也釋言文煢光云行相避逃謂之

追亦行不相達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

宗雖雉升暴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

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

德可去災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

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疏既往背師保

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傳言已

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傳言已

昆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

終於善悔過之辭疏○音音佩伊尹拜手稽首傳拜手

首至手疏拜手首至手○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

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



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大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  
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  
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肅齊  
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  
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衰拜者謂再拜拜神  
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  
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曰  
稽首也諸侯相施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傳言脩其身使信德合

於羣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

悅傳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

教令無有不忻喜先王命之詔也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俟我后

無罰傳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入乃曰待我君來言

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後胡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為諸

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

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曰待我后

後來無罰於我言羨太甲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忘

慕湯德忻戴之也言當勉脩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忘

傳言當勉脩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忘

脩音茂懋音茂先思孝接下思恭傳以念祀德為孝以不

驕慢為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傳言當以明視遠

聽聽德疏言當至聽德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

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

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

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

萬曆十五年刊

三



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敬。敬音亦。厭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

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疏伊尹申誥于王。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

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與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

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

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鬼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民罔常懷懷于

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鬼神無常享享于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言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

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

在所法。疏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

故治亂在所法。摠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

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

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

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

任。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

則為明王明君。疏惟明明后。正義曰重言明明言

明君君王猶是一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



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

有令緒尚監茲哉傳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

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有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

自邇傳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

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傳無輕為力役之事必

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傳言當常自危懼以保

其位慎終于始傳於始慮終於終思始疏慎終于始

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有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傳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

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

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迫察之勿以自蔽嗚呼弗

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傳胡可貞止

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

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疏胡何至其

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為正也伊尹

此言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存

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

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慮

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則天子自

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已是人中之耳則臣下謂

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君周以辯言亂舊政傳辨曰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八

三三



覆國家故特慎焉

###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成功不退

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

**疏**傳成功至安之。正義曰四時之序成功

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  
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  
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  
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  
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邦其末學于休言君臣  
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疏**伊尹作咸有一德。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  
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

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  
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  
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  
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  
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 咸有一德

**傳**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 **疏**咸

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  
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  
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  
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  
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  
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經云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  
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



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  
悉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為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傳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傳

告老歸邑陳德以戒

疏伊尹至于德○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

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  
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  
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  
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者也君  
爽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  
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奉無怨色則伊尹又  
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  
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正義  
曰伊尹湯之丞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  
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  
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二十三年傳  
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于沃丁立沃丁

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  
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  
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  
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  
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  
六年與此經相違焉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  
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  
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自出桐殺伊  
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  
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  
當行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  
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及郡民發魏安僖王塚  
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曰  
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傳以其無常故難信○註益常  
市林反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八

三五



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九有以亡 人能常其德則

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九有

以亡○正義曰三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

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夫理未指

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為此言之驗

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夏王弗克庸德

慢神虐民

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

言天不安桀所為

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

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天求一德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之主

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享當也所征無敵謂

之受天命

疏

傳享當至天命○正義曰德當神意神

乃享之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

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

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

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

褒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

其說縱使時已有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

非天私我有

商惟天佑于一德

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

以王心王于況反

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下同或如字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

一三動罔不凶

二三言不一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

傳

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

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

○僖子

疏

惟善至

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

新厥德

傳

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

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

傳

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

○行下

色界反衰微也殺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傳官賢才而在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

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傳

言臣奉上布德順下

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本

○為上于偽及下為民

徐皆于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傳

其難無以為易其慎

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易以

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才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於民也臣之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為臣之難如此惟當眾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



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云王言宜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官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也○傳命云小人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大臣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問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顧氏

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傳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言以合於能一為常

德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傳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

一哉王心傳能一德則一心 克綏先王之祿未底烝

民之生傳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

寵祿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傳烝之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

萬曆十五年刊 書苑卷八



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傳

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

○長竹

疏

嗚呼至觀政○正義曰此又觀

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觀王使為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

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復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為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

萬曆十五年刊

書卷六

三



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傳 君以使民自尊民以

事君自生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

罔與成厥功傳 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

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狹戶

徐子忍疏 無自至厥功○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

反註同疏 戒王虛心待物凡為人主無得為廣大以

狹小前入勿自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

不得白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

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傳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

以三公禮葬○沃烏毒反 咎單遂訓伊尹事傳 訓暢

其所行功德之事 作沃丁傳 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

戒也亡疏 沃丁至作沃丁○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

咎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

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傳 沃丁至禮葬○正義曰

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

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

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

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

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

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萬曆十五年刊

書說卷八

三六

伊陟相太戊傳 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陟張

息亮反太戊 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傳 祥妖怪二木

馬云太甲子 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桑蘇藏反穀上木

反楮也朝直遙反 伊陟

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傳

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

咸馬云巫男巫也疏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

名咸殷之巫也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

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

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又

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

又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夷云在太戊

時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

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

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伊陟至之

子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

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

是太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祥妖至之罰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

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也二木合生謂

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

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檢之曰拱生七

日而現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暮大拱言一夜

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

謂不肅時見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

向筭法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

恭忘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

太戊贊于伊陟

傳

告以改過自新

作伊陟原命

原臣

嘉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八

四



名原命伊陟三篇皆亡

**疏**

太戊至原命○正義曰言

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德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問命畢命也

仲丁遷于囿

**傳** 太戊子去亳囿地名○

五

**疏**

仲丁遷于囿○

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囿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實甲三李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莫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願云囿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囿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 太戊至地名○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實甲仲丁弟也祖乙

河實甲子皆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作仲丁**戾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囿去亳也

**傳** 陳遷都之義亡

河實甲居相

**傳** 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實丁但反相

今魏郡有相縣**作河實甲**

**傳**

祖乙圮于耿

**傳** 實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

○圮備美反徐秩**疏** **傳** 實甲至曰北○正義曰孔以鄧反馬云毀也 **疏** 河實甲居相祖乙即實甲之子故以為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囿謂遷來向囿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八

四二



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乎且重甲居於相祖乙居  
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  
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  
毫邠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  
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  
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  
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  
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傳丁重甲  
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  
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及豕  
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  
盤庚自奄遷於殷毫邠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  
經之書未作祖乙傳亡  
可依信也

尚書註疏卷第八

尚書註疏卷第九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鶴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二級臣黃錦等奉  
上日重修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傳

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

亳殷○盤本又作般步

民咨胥怨傳

胥相也民不欲

干反治直吏反

胥徐思餘

作盤庚三篇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九



國盤庚至三篇。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  
 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詒歷載於篇盤庚最在  
 其後故序摠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  
 遷居而治於亳之殷治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  
 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詰之史敘其事作盤  
 庚三篇。○自湯至亳殷。正義曰經言不當厥邑  
 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據一身五遷故辨之  
 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  
 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  
 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入後五其實止十  
 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  
 言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及家古文云盤  
 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二十里東有云尚書序盤  
 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  
 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  
 傳云洹水南殷墟土合安陽西有殷東哲以殷在河  
 北與亳異也添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  
 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為宅壁內

之書安國先得如昔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  
 始字知東哲不見壁內之書妄為說耳若洹水南有  
 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  
 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  
 河自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胥相  
 至怨上。○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  
 訓胥為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  
 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  
 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  
 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至  
 三徙諾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此言此則民怨之深  
 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  
 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  
 乙居耿後奢修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祀焉至陽甲  
 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大序注云民居耿  
 又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  
 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墜隘木泉渴鹵不可  
 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



川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進貧乏皆為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既竭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徒以為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竭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玄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

**盤庚**

**傳** 盤庚殷王名殷實以名篇○**盤庚**殷王名馬云祖乙曾孫

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詰何非但錄其**疏**正義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朱遷時事下篇既遷

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詰則此篇皆詰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詰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直甲等皆以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傳**殷實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諡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實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連非也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會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言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

萬曆十五年刊

書統卷九



前叙 生盤庚故 為會孫

盤庚遷于殷傳 毫之別名 民不適有君傳 適之也不欲

之嚴有邑居 率籲眾感出矢言傳 籲和也率眾憂

之人出正直之言傳 籲音喻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傳 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 重我民

無盡劉傳 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

子忍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傳 言民不能相

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從曰其如我所行傳 稽正

怡音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傳 先王有服

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 輒遷傳 恪苦 不

常厥邑于今五邦傳 湯遷亳仲丁遷囂河曹甲居相

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傳 為云五邦謂商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傳 今不承古而徙是無

知天將斷絕汝命傳 斷又 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傳

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傳 從

顛末之有由藥傳 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末之

木有用生藥哉傳 藥五達反本又作枿馬云顛末 天

其末我命于茲新邑傳 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



可不徒

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

傳言我徒欲如

此○底之疏盤庚至四方○正義曰盤庚欲遷於亳  
 莫不憂悉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  
 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  
 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為重我民無欲盡殺故  
 先王以父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以  
 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為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  
 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言先王咸湯  
 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  
 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  
 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命尚不能知況  
 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  
 顯仆之木有用生業哉人衰更求盛猶木死生葉哉  
 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殷之王命於此新邑  
 繼復先王之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徒欲  
 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

天將絕汝命謂絕臣民之命明亦絕我殷王之命復  
 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  
 命互文也○傳亳之別名○正義曰此序先亳後殷  
 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  
 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  
 遷於殷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號為殷也雖兼號為殷  
 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  
 翼撻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  
 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  
 其亳鄭玄以為偃師皇甫謐以為梁國穀熟縣或云  
 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傳適之至邑若○  
 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為往故適得為之不  
 欲往彼殷地別有新邑居也○傳顯和至之言○正  
 義曰顯即裕也是寬意故為和也憂則不和感訓憂  
 也故率眾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言  
 為正直之言○傳我王至於此○正義曰我王為  
 圮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耿遷于殷以我王為  
 祖乙此謂耿也○傳劉殺至殺故○正義曰劉殺釋

萬曆十五年刊

書影卷九



詰云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傳言民至所行。正義曰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沉溺人民困苦不能以義相匡正以生又考於龜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也。傳先王至輒遷。正義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摠謂成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况我不能敬國都。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為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相與為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傳言今至藥哉。正義曰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問曰枿是言木死顯仆其根更生藥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盤庚敷于民。昌盛猶顯枿枯死之未用生藥哉。盤庚敷于民。

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敷敷也教人使用汝在位。如字度如字。曰無或敢

伏小人之攸箴

上者戒朝臣。箴之林反馬云。盤庚至攸箴。正。諫也朝直遙反。疏義曰前既略言遷

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且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傳敷敷至朝臣。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敷于大胥贊之。箴師敷。戈箴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于戈知敷為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沉溺欲箴規上而徙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王命眾悉至于庭。傳眾羣臣以下。勅以無伏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九

六







舍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傳我之欲徒非廢此德

汝不從我命所舍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

視火○惕他疏非予至觀火○正義曰言先王敬其

我自廢此至欽之德惟汝之所舍德甚惡不畏懼我

一人故耳汝舍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

言見之分明予亦拙謀作乃逸傳逸過也我不威脅

如見火也疏逸過至汝過○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

我不威脅汝疏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

恩導之而不從已也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

亦有秋傳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

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紊音問疏紊亂至有福○正義曰紊是絲亂故

徐音文疏為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斂之曰

穡穡是秋收之名得為耕獲摠稱故汝克黜乃心施

云穡耕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傳汝羣

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

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

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傳戎大

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意

情之農苟自安逸不强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



○昏馬同本或作昏音敏爾雅昏昏皆訓強

故兩存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強其兩反

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為

昏也鄭玄讀昏為昏訓為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

欲徒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徒則有毒毒

為禍患也遠近謂徐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

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

也此經情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田

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

汝不和吉言于

百姓惟汝自生毒

毒害

疏 傳 責公至毒害

○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

百官和吉言者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

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

禍是公卿

乃敗禍姦先以自災于厥身

傳 言汝不相

自生毒害

卒共徙是為敗禍姦先以自災之道

○先 乃既先惡

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傳 羣臣不欲徙是先惡

萬曆十五年刊

書

九

不



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傳曷何也責其不情

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徒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

未反傳若火之燎于原不可禦邇其猶可撲滅傳火

之傳燎力召反又力紹反又力紹反則惟汝衆自作

弗靖非予有咎傳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

自為非謀所致傳不相教遷徙是不如小民我視彼

儉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自

制汝短長之命滅恩甚太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

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以不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

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沈溺於

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若似火之燎

於原野炎熾不可禦邇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

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

衆自為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曷何至

禍害傳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為何也顧氏云汝以

浮言恐動不徒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

不免禍害也傳我刑至所致傳正義曰我刑戮汝

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遲

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為非謀所致也傳遲

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傳遲任古賢言

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傳遲直疑反徐持

云古老傳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

成人傳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予孫所宜法之我

非罰傳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九



豈汝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傳選數也言我世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

於汝○選息轉反又蘇管反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傳

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

藩池所以不掩汝善○與音預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

動用非德傳

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

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

疏遲任至非德

遷即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為人子孫宜法汝父祖當與我同其

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我先王以至

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

以此故我大享祭于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

廟而歆享之是我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

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

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違我必有

罰也傳遲至貴舊○正義曰其人既沒其言立於

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老

成人皆謂賢也傳選數至於汝○正義曰釋詁云

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為數經

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行此事故云是

我忠於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不忠也傳古者至

汝善○正義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

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

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



禘則禘禘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  
大禘祠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為大春  
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禘為小也知烝嘗有功臣  
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當  
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  
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  
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禘為大嘗知此不以烝  
嘗時為禘禘而直據時祭者以毀禘於三時非獨烝  
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禘可知惟春夏不可  
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禘乃祭功臣配食  
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  
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  
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禘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  
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禘一植一禘嘗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為禘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  
時祭夏惟作禘不作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禘禘則  
春曰祠夏曰禘二年一禘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敬公

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予告汝于

難若射之有志

傳 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

志必中所志乃善 射食夜反準 疏 予告至有志

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教臣行善我告汝於行  
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主欲得中也必中  
所志乃為善耳以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  
為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 傳 告  
汝至乃善 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  
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誌在  
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 汝無侮老成  
也以已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 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徒  
人無弱孤有幼 傳 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徒

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侮亡甫反 疏 不用至易

易以鼓反 疏 之 正義自



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徒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徒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各長子

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傳盤庚勅臣下各

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長竹疏

傳盤庚至之謀○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共為此心盤

庚勅臣下各思長久於其居處勉強盡心無有遠遜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已下皆是也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傳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伐

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為善

○去起疏無有至厥善○正義曰此即遷徙之謀也呂反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

當待之如一月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昭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免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

有善者人主以昭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為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

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

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

文互邦之臧惟汝眾傳有善則眾臣之功○臧徐邦

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傳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

罪已之義○佚凡爾眾其惟致告傳致我誠告汝眾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傳奉其職

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度徐如疏乃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九



口○正義曰度法度也故  
傳言以法度居汝口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傳不從  
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 第二告諭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傳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

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傳話善言民不循教

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話胡快反馬云告也言也

單音同 誠也 咸造勿褻在王庭傳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

褻慢○造士報反注同馬在 盤庚乃登進厥民傳

進命使前疏盤庚至厥民○正義曰盤庚於時見都

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為教告

用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

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衆

告之史敘其事以為盤庚發話之目○傳為此至民

徙○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

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

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之法也○傳話善

至於衆○正義曰釋話云話言也蘇炎曰話善人之

言也王苦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曰明聽朕言

以不浮于天時傳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命浮

無荒失朕命傳荒廢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 保后胥懋鮮



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鮮息

亦至天時○正義曰以君永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

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亦憂

行君令也舟船浮水而行故以浮為行○殷降大虐先

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也○王不懷

○傳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君而

行徙○疏我殷至行徙○正義曰遷徙者止為邑居

災懷為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君而

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

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問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傳其所為視民有利則用徙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傳古后先王之聞謂遷事○曷何末承汝俾汝惟喜

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傳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

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

近於殃罰○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志

之○疏承汝至于罰○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承今

近○疏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歡喜安樂皆

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予若顙懷茲新邑亦惟汝

而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也○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眾故

故以丕從厥志○傳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眾故

大從其志而徙之○顙羊予若至厥志○正義曰

協汝眾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亦惟利○今予

汝眾故為此大從我志而遷徙不有疑也○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傳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九

十五



所困不順上命乃咸夫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

一人傳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

盡忠○忱市爾惟自鞠自苦傳鞠窮也言汝為臣不

忠自取窮苦○鞠居若棄舟汝弗濟臭厥載傳言不

徒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臭徐

載如字又疏臭厥載○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

在代反香氣穢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

氣為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

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為爾忱不屬惟胥以沈

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傳汝忠誠不屬遠古苟不欲徒

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屬音

馬云獨也沈直疏爾忱至曷瘳○正義曰盤庚責其

林反瘳勅留反臣民汝等不用徒者由汝忠誠不

能屬遠於古賢苟不欲徒惟相與沈溺於眾不欲徒

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

及其禍至乃自忿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傳

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之勸

憂之道疏汝誕勸憂○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

來眾是自勸勵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傳言不

徒無後計汝何得夕生在人上禍將及汝疏今其至

正義曰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日目前之小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九

三



也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傳我一心命汝汝違

我是自臭敗○穢於疏今予至自臭○正義曰今我

我無得起為穢惡以自臭敗○穢於疏今予至自臭○正義曰今我

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穢於疏今予至自臭○正義曰今我

言汝既不欲徙又為他人所誤倚曲迂僻○倚於綺

反迂音于疏恐人至乃心○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

僻亦反疏徙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

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傳言汝至迂僻○

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

欲遷徙又為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

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迴行以僻故

迂為傳予迂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傳迂

僻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于用奉

畜養汝眾○遷五駕反畜許竹疏傳迂迎至汝眾○

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

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

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

用奉養汝眾臣民耳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

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傳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女以

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勞力報反疏予

至爾然○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

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德

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傳言

我至先人○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

萬曆十五年刊

書九卷九

七



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  
**失于政陳于茲**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

○重直勇反  
**汝萬民乃不生生**

又直恭反  
**暨予一人猷同心**  
不進進謀同心

言非但罪我亦將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言非但罪我亦將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言非但罪我亦將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言非但罪我亦將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道言無辭

疏 夫于至能迪。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

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

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

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

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討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

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徒

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

罪罰於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

○傳 崇重至徙乎。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

也。孫炎曰：陳居之，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

陳為久之義。○傳 不進至心徙。正義曰：物之生長

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進王肅亦然。進是同心

願樂之意也。此是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

因傳及之。○傳 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訓彙為明言

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

言下**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  
勞之共治人  
**汝共**

見汝



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傳戕殘也汝共我治民

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徒是反父祖之行○我在良反又士良反行

下孟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

乃死傳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

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斷丁疏古者至乃死○

正義曰又責羣

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

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

有殘虐民之心非我命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為此惡

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

祖汝父之忠汝祖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

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

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勞之共治人○正義曰下

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

勞之共治民也○戕戕殘至之行○正義曰春秋宜

十八年齊人戕鄆子左傳云兄自虐其君曰戕自外

曰戕戕為殘害之義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父

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

為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徒以避害是

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

而云父者與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傳亂治也

祖連言之耳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

而已言其貪○治直吏反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

盡子忍反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

曰作丕刑于朕孫傳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

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

高后本又作迪高后不乃崇降弗祥傳言汝父祖聞

乃祖乃父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家乙

九



道湯太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朕督之

**爾** 茲

至弗祥。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殺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其汝貝王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為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亂治至其貪。○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其貝玉而已。言其貪也。○言汝至之罪。○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

不從已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辭，以懼其子孫耳。○言汝至督之。○正義曰：訓迪為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為不忠，違父祖為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考之義。以督勵之。○**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易以鼓

**永敬大恤無背絕遠。**

長敬我言大憂

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遠于萬反。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羣臣當分朋相與謀念和以

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分扶問反。乃有不言不迪

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



究於內○暫才淡反  
我乃剗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

種于茲新邑傳剗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剗絕滅

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剗魚器反徐

反易如字又以豉反注  
同長竹丈反下遺長同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

永建乃家傳自今以往進進於善我乃以汝徙長立

汝家卿大夫稱家疏嗚呼至乃家○正義曰盤庚以

而嘆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

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

奉行汝羣臣當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

中正于汝心勿為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

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即為姦究而劫奪之

我乃剗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

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以往汝當進進於善

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

違我言也○傳不易之事○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

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

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

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傳顛隕至於內○正義

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

顛為隕越是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

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

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



齊使潔清。○傳自今至稱家。○正義曰長亡沒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 盤庚下第十一

#### 商書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傳定其所居正郊廟朝

社之位○奠田薦反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傳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

今予其敷心腹腎

賜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傳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

告志○腎時忍反

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

一人

傳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

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

傳比毗志反

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

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

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

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編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

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

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為忿

怒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怒其前愆與之更始也○

傳定其至之位○正義曰訓攸為所定其所居總謂

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

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



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於至大教。○正義曰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已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傳布心至告志。○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事耳以心為五臟之主腹為六腑之總腸在腹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傳言以遷徙腎腸配言之也。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傳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傳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降工巷反。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

去羌呂反。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

**極** 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

**極** 古我至定極。○正義曰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沈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人之功定民極也。○傳言以至功美。○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又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傳徙必至我國。○正義曰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易坎卦象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近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傳水泉至



之極○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丞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為民失中故徙以為之中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明已本心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天將

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治直更反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

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

居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冲童童人謙

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弔音的或如

字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宏賁皆大也君臣屬

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也貝扶疏爾謂至茲賁

我徙以為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

萬民以為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

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

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

廢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

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

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徙本

意如此耳○爾以徙至我家○正義曰民信不徙違

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

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爾冲童至其善○止

義曰冲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將稱童人言已幼

萬曆十五年刊

書統卷七

三



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為君臣用謀不敢違卜洪  
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  
是既謀及於眾又決於著龜也用

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

**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傳 國伯二伯及州牧也眾長公  
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為善政○長竹文  
予其懋

**簡相爾念敬我眾**傳 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

眾民○相息  
亮反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 鞠人謀人之保

**居敘欽**傳 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

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后者則我式序而敬之○

乎報友任 **疏** 嗚呼至敘欽○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  
而林反 嘆而勅之嗚呼國之長伯及眾官之長

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結共為善政哉我其  
勉力大助汝等為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眾民我不

任用好貨之人有人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  
人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

傳 國伯至善政○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帥長  
故為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設之

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  
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總稱牧也師訓為眾眾長眾

官之長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  
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摠勅眾臣故二伯已下及執

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復相訓故尚  
為庶幾庶幸也幾真也隱謂隱審也幸真相與語審

檢括共為善政欲其同心共為善也隱括必是善語  
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

傳 簡大至眾民○正義曰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切慮  
也俱訓為慮是相得為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為

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眾民也○傳 有任  
至敬之○正義曰釋詁云有勝也舍人曰有強之勝



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我今不委任貪  
貨之人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大  
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  
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  
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  
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  
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今我既盡告  
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

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

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

告汝

無總于貨

實生生自庸

無總貨實以已位當進進皆自用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在

一心以事君

疏 今我至一心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所告願合於

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總  
於貨實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言也周  
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在一心以事君  
不得懷二意以遷郡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尚書註疏卷第九



尚書卷九

九



